



广场 生死观

病房笔记之二十三

病房笔记：拥权的怯弱者

说来奇怪，我唯有藉著升职、获取更多权力，才能换回更多无为的权力。我想，我始终欠那位末期癌病患者、以及那位婆婆一个道歉。

Muk Lam | 2018-07-14



图：Alice Tse / 端传媒

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化。——阿克顿勋爵

在我以实习医生身份值班的第二晚，护士传呼我，一位晚期肠癌病人排泄出许多鲜血。我听出这件事的紧急性，便放下手头一切工作，赶过去病人身边。看到蓝色便盘中那堆暗红色的排泄物时，我像电子游戏《The Sims》（《模拟市民》）里的小人看见火灾般，手舞足蹈了一阵才定下心神，拟出以下计划：为病人抽血，过会儿帮他输血；目前先以静脉输入生理食盐水，帮他维持血压；要是再不行，就上强心针。

我开始在病人身边忙上忙下。在我为他抽血的过程中，他不住呻吟：“我好辛苦。俾我死啦。俾我死啦。”我大义凛然地喝道：“咪郁！你乱郁我点帮你吖！”（别动！你乱动我怎么帮你！）

为他吊了两包生理食盐水后，他的血压仍旧偏低。家人还没赶到，我在请示驻院医生后，为病人上了强心针。没过多久，驻院医生也赶到了，与我一同站在床边，光站著，听病人的呻吟声。那是一道绵长，没有尽头，只容得下偶发的少许音阶变化的呻吟声。我几乎以为他已经忘记怎么呼吸了。在那一刻，发声似乎成为他唯一的生存方式。

“用了强心针啊。”驻院医生含糊的语气如同自言自语。

“是的。”我随侍在旁，深怕自己做错了甚么事，小心翼翼地答话，没敢补充这是她本人在电话中所同意过的。

“我倒是没想到情况会这么差。”她疲惫地说。此时，我们身后的另外一个病人既笑又无奈地开腔：“喂，你地可唔可以俾啲咩药佢等佢唔好出声吖？他嗌咗几粒钟啦，吵到全世界都训唔到。”（喂，你们可以给他这个什么药，让他别发出声吗？他叫了几小时，吵到全世界都睡不著。）

我和驻院医生对视，均无法答话。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药物能够阻止将死之人的呻吟。

那时我真的以为他要死了，但他没有。

那个深夜我离开现场，继续流连于其他病房，等到大白天了，才因为另一位病人而回到这间病房。每回值完夜班后，我都觉得自己死过一回；看见天色破晓时，总有恍如隔世之感。我在病房里看见射进窗户的日光，看见新的世界，看见他，坐在椅子上，仍是面黄肌瘦的模样，却很安静。头向著窗户，眼神没有焦点。点滴架上一包鲜血一包生理食盐水。

他活下来了，我想。他和我一样，看见了今天的太阳。这让我觉得非常抱歉。但我并没有告诉他这份心情。

慢慢地我发现自己是个能做决定的人了，不必事事请教驻院医生。于是，当一个女儿告诉我，驻院医院指示她那刚入院的母亲，必须等待言语治疗师评估后方能进食，但她有预感母亲将在几天内死去，故她提出想亲手喂母亲吃饭时，我未经细想便一口拒绝。

“抱歉，”我说：“我负不起这个责任。”

我猜，病人的女儿一定很讨厌我。她会认为我濫用权力，在病人临终之际，却连如此卑微的心愿也不许她实现。我可以辩解，我如此无情并不是因为我有权力，而是恰恰相反。

当时我是实习医生。我有权力容许或禁止病人以口进食，有权力处方或是停用他们的药物——但其实我也没有权力。因为我是那么的怯弱，我不知道驻院医生会否怪责我未尽本份，不知道其他病人家属会否质疑我失职，于是我永远只打安全牌：维持病人的心跳。即使我没有能力让他们活下去，我也尽量动用一切手段让他们别死.....起码别死在我手上。

我想起那些曾经不礼貌地对待过我的看门人，他们喝骂我，不许我破坏规矩、肆意进出，哪怕室内主人毫不在意。我曾经因著他们的行为而大反白眼，认定华人天性如此，抱著一丁点儿可怜的权力便有风使尽艸，权力欲与能力不成正比，也不瞧瞧自己甚么身份——主人家都还没出声哩！

如今我才晓得，他们严格执行自己的权力不是出于控制欲，而是出于畏惧，深怕自己一旦怠工，赋予他们权力的人便会收回这份权力。而真正有权者，不会屑于向平民展示权力。

现在我是驻院医生了。我成为一个更有权力的人。我当然知道该如何正确地运用权力。例如说，说服末期病人的家属别上强心针；与所有亲近家属会面，言明喂食的潜在副作用后，让家人为病人喂食。但有时我还是得被迫运用权力，比方说，为衰弱的病人插胃喉管，或是使用正压呼吸机，或是急救。

这是一件吊诡的事。我们运用权力，权力便也运用我们。在医疗技术没那么发达的年代，许多人死于现代医学可以彻底治愈的疾病。所幸我们发展出各式各样的维生技术，帮病人度过身体最虚弱的时候，让他们活著完成治疗。那么多年以来，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延长生命的权力。

然而，同样的维生技术用在长期卧病在床、无法沟通的病人身上时，便成了拖长死亡过程的工具。现成的技术就摆在这儿了，身为医生，你用，还是不用？为甚么不用？不用是否失职失德？我知道我有权力使用这些技术。而许多时候，我没有不使用的权力。因为这是我的本份。

说来奇怪，我唯有藉著升职、获取更多权力，才能换回更多无为的权力。我想，我始终欠那位末期癌病患者、以及那位婆婆一个道歉。我可以争辩自己并没有做错事，一切都是依照程序，但我应该当个更勇敢的人。不过我想我大概没有机会了——不是我有没有权力道歉的问题，而是这两位病人大概已经没有办法听到了。

（病房笔记之二十三）

如果你喜歡
就分享給更多人吧



热门头条

1. 中国「古装剧禁令」风波：为什么一幅微信截图，业界就全都相信了
2. 回应赵皓阳：知识错漏为你补上，品性问题还需你自己努力
3. 连登仔大爆发：“9up”中议政，他们“讲得出做得到”
4. 香港回归22周年，七一升旗礼、大游行、占领立法会全纪录
5. 梁一梦：反《逃犯》修例，港府算漏了的三件事
6. 记者手记：我搭上了罢工当晚的长荣班机
7. 马岳：“反送中”风暴一目中无人，制度失信，残局难挽
8. “突如其来”的新一代：后雨伞大学生如何看社运
9. 专访前大律师公会主席陈景生：香港现在这处境，我最担心十几廿岁的年轻人
10. 读者来函：承认我们的无知，让出一条道路给年轻人吧

编辑推荐

1. 运动中的“救火”牧师：他们挡警察、唱圣诗、支援年轻人
2. 金山上的来客（下）
3. 从争取“劳工董事”到反制“秋后算帐”，长荣罢工之路为何荆棘？
4. 吉汉：暴力抗争先天有道德包袱吗？
5. 金山上的来客（上）
6. 归化球员能“拯救”中国男足吗？
7. 进击的年轻人：七一这天，他们为何冲击立法会？
8. 荣剑：中美不再是中美，中美依然是中美，中美关系下一步

9. 贸易战手记：华府的关税听证会上，我围观了一场中国制造“表彰”会

10. 徐子轩：由盛转衰——G20大阪峰会后，全球政经的新局面

延伸阅读

病房笔记：不祥的腹硬块，意外的生命体

我有点犹豫。没有人能预料当事人得知这消息时的反应，有人当场哭得梨花带雨，珍珠白的下眼线晕染开来，质问上天“天哪，为甚么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

病房笔记：妈妈，你去哪了，你怎么还没到？

“要是真为你儿子著想以后就别玩药了”之类的心灵鸡汤式建议几乎就要脱口而出，想想还是算了，其实道理大家都懂，就是做不做的问题。

病房笔记：咬的艺术

我好不容易打发走这位病人，对著空白的诊断栏苦恼了一阵子，最后填下：“Human Bite.”

病房笔记：恶意的喜剧

我羞于承认一瞬间有过的恐惧；我拥有绝对的保障，却去惧怕一名弱者。当那个人摆出扑向我的起步姿态、而又未抵达被拘束的终点时，一股来自远古的恐惧，从我心底油然而生。